



高后紀第三



班固

漢書

卷之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

高皇后呂氏

為悅曰諱雒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氏名雒字媯故

臣下諱雒也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

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

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

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

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

稱制詔故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

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舉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

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第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

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

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

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不疑為恒

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

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萬民大安莫不受休

德師古曰休美也音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師古曰

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

後之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

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曲周

侯臣商師古曰穎陰侯臣嬰師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

曰王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皆得賜餐錢與食同諸侯四時

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勝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

食曰食酒有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

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

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邑奉所食邑也

奉音扶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天者位在上

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師古曰道師

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郡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

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貨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

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百

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

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

委也音其議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

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華昭曰師古曰此說非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

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

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者非也行五分錢

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

增其令秩也

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

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者非也行五分錢

前漢紀卷三

應劭曰所謂黃金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

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

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

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人高

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

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

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候盜長沙遣

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

慮音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

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諸中官官者令丞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封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

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夏江水漢水溢

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

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

祿相國產額兵秉政師古曰額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

而王非有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

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

齊王

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
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棗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
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
侯酈商子卬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說給誰也曰高
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藩姓也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尉音之欲反請梁
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虜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未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

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類張晏曰類音須類怒曰汝

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

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

陽侯空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空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

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

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

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手容反平陽侯空聞

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

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廷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

也。命勃復令鄴寄典客劉揭說祿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屬也。而呂兵授太尉勃勃

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

肉袒也。左右者，偏脫也。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

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

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不進之貌也。師古曰：徘徊，平陽侯馳語

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師古曰：誅，誅也。師古曰：誅，廷謂朱虛

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十八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掖門，

掖者，人之以臂掖也。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

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中。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在宮中，使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謁者，

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迫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

衛尉呂更始。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還

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慮獨產，今已誅，天

下定矣。辛酉，斬呂祿，殺呂類，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

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持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喋疑履之跡如淳曰殺
類反本字當作蹀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
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

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此士皆袒左為劉

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

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

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

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占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兒也李奇曰庚庚

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
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絲音文救反本作籍籍

書也謂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

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

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

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

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

人為名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音張戀反詔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

北三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群臣拜謁

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傾當有所陳不欲於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遣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

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不設門閨月己酉入代邸群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蘇林曰

御史大夫臣蒼張蒼曰宗正臣卬卬曰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再拜言大王足下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蘇林曰其有不當奉宗廟

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頃王

后蘇林曰高帝兄頃王蘇林曰高帝兄

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頃王蘇林曰高帝兄

琅邪王

列侯更二十石議大玉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

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

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

寡人非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

鄉讓者再如淳曰讓辱也或曰貴主位東西兩面居臣位

高祖宗廟最宜稱難矣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怨師古曰怨怒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

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案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侍者使太僕

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皇帝即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殿謂案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

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

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車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

若千石無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
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
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
朱虛侯章首先搆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
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
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
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
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呂氏相坐律令應劭曰律字
也秦法一人

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
古曰弔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

古以為早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箇愿滿
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
古禪字而曰豫

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

曰猶言何以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
言不且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

關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關
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

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
輔也豈為不豫哉諸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入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寧也治音文吏理而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而更選於諸侯也謂立此法也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師古曰景

帝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

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封將軍薄昭為軹

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毋竇氏

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玷於死亡服虔曰玷音玷之

屋檐之檐如淳曰玷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

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諸振救振贍

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又曰老者非帛不煖師古曰煖非肉

不飽師古曰煖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

吏稟當受驚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驚淖糜也給米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驚音交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

之六反淖弱也音交教反其備為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年八十已

上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

人二疋絮三斤絮師古曰賜物及當稟驚米者長吏閱視丞

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令長也若者豫及之不滿九十

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

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不稱者督之師古曰

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

刑也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

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

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疑每

渡冰河且聽且渡故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

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

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

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

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

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無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

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
鄒乎鄒音一戶及又音於庶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
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
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請為知大夫十一月癸卯晦日
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譎責也災孰大焉

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

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以啓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

朕心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

正也逮及也不逮師古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

反繇音所頌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

寢視不安兒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是以設備未息今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整也音救其罷衛將軍軍

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

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

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

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

藉謂踏藉也師古曰瓚說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

畝號文公諫斯則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

藉非假借明矣音咨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

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

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疆師古曰辟疆言僻樂疆梁者亦猶辟兵辟非

疆讀曰疆關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

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入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

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及齊悼惠王子宋虛侯章東

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

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

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

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交午柱頭應劭曰橋

梁邊板所以復施也師古曰應說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詿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詿言

前漢紀第四

文帝

乙

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

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吏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

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

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

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

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

以為饒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

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

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

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

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

師古曰里

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留將太原十

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榮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漢帝年

軍榮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

誣誤吏民師古曰誣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

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與王興居去

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八月虜濟北王興

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

所與師古曰復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

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

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

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

也系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朔川宣帝廟

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

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四

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

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愚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

旁眾愚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愚獨災也師古曰眾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愚然一曰屏

也眾音淳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也彗星光芒長彗如掃帚長星

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二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

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酒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此即下注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族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

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

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

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續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

古曰張詵是也古者或用祭或用繒帛祭詔曰道民之路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祭音啓

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下令而野不加辟師古曰

也開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種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令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

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於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師古曰祕祝應

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師古曰

勤師古曰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末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師古曰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

錡師古曰錡

錡師古曰錡

錡師古曰錡

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謂約東之賜吏卒
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却也哀痛
之誓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

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干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
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師古曰幣祭神之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

同音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

而專鄉徇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是重吾不德也師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類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

廟即下渭陽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五

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

以言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語在韻錯傳師古以錯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

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

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

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冬十月新垣平

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

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詔曰問者數年比不登

捕類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

音著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音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

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

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城陽宮

蘇林曰城音城張晏曰秦昭王六

月代王參亮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

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

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

達遠師古曰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也夫久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但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檄於道檄昭曰使車往也以諭朕志於單

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計社稷

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

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

往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善意也和親以

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

廢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

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厲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

援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

中大夫是郎中令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陰名也在

屬官秩比二千石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

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

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

不在渭北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

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

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蝻蝗音胡也令諸侯無入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弛諸侯服御損節吏負發倉庾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二十三年壽四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

生者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

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

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

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遭也哀人父子傷長

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聖之上

師古曰眇眇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

寧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黍稷

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

也行音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矣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

日其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

如旨之說非也與請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

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

廟為可嘉之事無可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此師古曰令謂

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此師古曰令謂

日踐剪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跌也晉灼曰

漢語作跌跌徒跌也師古曰孟晉二說皆是也經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

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

高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

同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

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

曰漢書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

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上月豈有三十月

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

謬說未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

皆以類比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

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

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墳實車也師古曰穿墳出土下

復土將軍指也且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

復土將軍指也且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

也音扶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吏卒萬五千人臧郭穿

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

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強音式爾嘗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

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師古曰弋官也賈誼曰身衣官

音大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

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

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

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

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

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

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

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嗚呼仁哉

可集已竟

文帝紀第四

景帝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前漢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

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

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

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

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樂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誅諍去肉刑賞賜長

老叔恤孤獨以遂群生師古曰遂也減者欲不受獻不私其

利也師古曰嗜罪人不怒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

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

材智速疾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

勝識盡知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也音牟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

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

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亦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陛下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

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

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師古曰九廟祭宗廟皆

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

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

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

畜師古曰饒謂饒瘠瘠也。饒音若交反。隱謂福隘也。穀謂食養。或地

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

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五月令田半

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

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

貴賣者論決大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

故令更議改之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蘇音非也著音著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相申屠嘉吏及

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

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他物吏遷徙免

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

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

士伍者言從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

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之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

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

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

大逆無道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

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

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論恢說及妻子如

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

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璧又音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亞夫大將軍竇嬰

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

朝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

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

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捕逃亡軍者皆赦

之楚元王子執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執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

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
反備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
非常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
 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

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

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

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

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

謀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

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

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謀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如淳曰凡

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

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

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故事之

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

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

行令為大鴻臚更名大行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

前漢紀五

景帝

五

光祿大夫弔祿祠賜。應劭曰：衣服曰祿，祠飲食也。車馬視

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古

曰：輓，謂引車也。畢事，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

畢葬事也。輓音晚。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

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也。磔音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

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

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九

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

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晦，日

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正月

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迺凡

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

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

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

又不言崩。瓚說為謬。夏旱，禁酤酒。酒也。音工。護反。秋九

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爽為清河

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

德陽。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

出關。服虔曰：縮，縮也。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

馬十歲齒下平。

夏帝

者許之也。蘇林曰：官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官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也。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

八月己酉，未央宮災，關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

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

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

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當讞之。師古曰：贖，反。

獄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日，改諸官名，定鑄錢為

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

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

其意犯者希，以此定律也。師古曰：魚，說見。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具反。夏四月，梁王

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

民之師也，車冠衣服宜稱也。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

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

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

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輅以簞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輅

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輅，許慎李登說，輅車之蔽也。左

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千石至六百

石朱左輔車騎從者不補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

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

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

禁又為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減省法定董令語在刑

法志師古曰董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而厚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

雲中之縣也養馬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

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

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

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

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撤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春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春

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春

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食夏四

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

曰纂今五米屬紵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贊曰許慎云纂亦組也師古曰讀說也是也紵會也會生絲者今謂之

錯絲非纂也紅讀曰功耕農事傷則飢之奉也女紅害則音子內反條音它牢反

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

讀曰彊母攘弱衆母暴寡師古曰攘取音人羊反老者日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吏為吏者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弊賊也

師古曰漁言若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

其不富患其亡狀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

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廼得為吏十筭十

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廉士筭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

得官師古曰長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

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更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

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

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

即位十六年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師古曰吏二千

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

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

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信哉周秦之敝罔

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

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帝紀第五

武帝紀第六

班固

漢書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謚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曰

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

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

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即

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

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曰蚡音鼫鼠之鼫師古曰蚡亦鼫鼠

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

相綰師古曰秦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

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

為秦昭王相為樞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

鞅為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

商之術師古曰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

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筭復二口

革車之賦也師古曰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壤四銖錢造此夏

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

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

耆五十艾五十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承其親外迫公事

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

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後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五

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孟東

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曲加禮如淳

禮有所赦吳楚七國幣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

加益師古曰武帝哀馬皆赦遣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

萬人鄭氏曰去故置其省萬人罷苑馬官賜貧民師古曰

苑舊禁百姓不得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裏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即

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

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丞相嬰太尉粉免師古

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嬰田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

三年春河水溢于李原太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賜

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師古曰去長

安四里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

王明坐殺太傅中傳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傳宦者也師古

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

房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

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

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置五經博士夏四

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

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

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

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

便讀如 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

本字 李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

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

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

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

國反故絕屬今如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

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

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籍著其衣犯贛者以墨蒙其體象而畫之犯官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贛去膝蓋骨也官割其陰也扉草履也劓音牛與反字或作劓其音同耳贛音頻忍反扉音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

使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海外蕭脊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周書序云成王既伐

東夷肅沓來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

賀即謂此北發渠搜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

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渠搜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

志朔方有渠搜臣瓚曰孔子三朝記而臣似國名也地

交趾此舉北以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

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

屬之瓚說近是氏羗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星辰不孛日月不

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虯何

求夜寐臣思

師古曰風興早起也

若涉淵水未不知所濟猗

與偉與

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讀曰歟音代於反何行而可臣章

先帝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

曰三王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

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

賢良明於

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臣書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

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師古曰五時也

春詔問公卿曰朕

飾子女臣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媼侵

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媼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

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

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

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

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久塞

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首

為此謀而又不進擊匈奴輜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師古曰頓丘立名因以為縣本衛地

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

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記發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敷劔反

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故服處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

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

淵宮於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

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

不言官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官不在長安之西矣

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師古曰以春三月乙卯丞

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救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

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

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

反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

計借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

借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

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摠謂上計為計借關不詳矣

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借借次也晉代有計借

簿又改借為階失之弥速致誤後學

六年冬初筭商車李奇曰始稅商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

音才到反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

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

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夫大獲

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

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

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

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晉語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我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為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

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類曰少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

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師古曰刷除也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

因復從正道也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猶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後來其蘇蘇息也言萬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

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師古曰五帝伏暴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五帝伏

事祈進民心師古曰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成風紹休

聖緒師古曰休諸也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

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

上聞也師古曰達於天子也雖讀曰壘二千石官長紀綱人

倫師古曰謂師之令長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

善厲蒸庶師古曰蒸庶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

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

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

鬲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

物伯者之威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

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五適謂之有功賜

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摠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

是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

削盡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

旨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

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呂不敬論張晏

其不勤求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身化下

也勝任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

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師古

通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

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陽數九人君當知言之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枝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

為鑿政而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

三年呂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殺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

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

君南閭等服虔曰穢新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歲

君之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留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留川王志皆武帝諸父

列也故賜几杖焉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願慈愛也願

呂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

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異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

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

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幕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

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己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

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呂上于茂陵秋

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自防姦也內長文

所自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曼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

謂顯示也音胡電反呂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

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師古曰解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

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

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

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道民呂禮風之

呂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

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

建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君子一日方謂方正也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呂為天下先師古曰興禮舉大

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呂厲賢材焉師古曰為

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以其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師古曰

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

斬首二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西

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少幕匈奴之南界也

古曰應贊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

者即今之突厥中積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

王伯厚云長文古寫本

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
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
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蓋孔子對
定公曰徠遠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
哀公曰論臣如漢曰輔政云哀公問景公曰節用如淳曰
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財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
異務不尼曰政在節財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
得不然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感蒙
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今大將軍仍復克獲師
曰仍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

士一重為一馳也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臣龍戰
曰馳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後與今為置武
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
今浴酒凡物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臣龍戰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

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

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

凍死師古曰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

石爵右庶長師古曰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

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

載咎繇之辭也帝謂

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也師古曰憊痛也

音千感反但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音丁局反

於邪說見服虔曰林音喬應劭曰粗伏也如淳曰林音林

林其義是也而音林揚又非也林或體沐字耳誅者誘也

音如成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林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

鉢尊之鉢蓋穿鑿也謏音先誘反鉢音述而造篡弒此朕

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

鰥獨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

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曰皇帝使

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賜縣三老孝者帛八五匹鄉三老

第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臣聞師古曰

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

田也師古曰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五月乙巳晦山有蝕之

凶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

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雁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

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塵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

不屬隴西應說也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

朔方南越獻馬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

此也師古曰馴音然謂擾也應說也

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

兩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盡謂此也隋開

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為異是歲貢士咸試賦

以之聖皇取歷屢有茲賦上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三千

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高昭以為張掖

延人而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

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

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

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

五屬國呂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呂其地為武威

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

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詣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

冬種之經歲乃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呂名聞師古曰貸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如淳曰食貨

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貨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

越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

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

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

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

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朝觀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

貨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薦壁又造銀錫為白金見食

志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

緡錢二千而一筭此緡錢是諸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

利重者其筭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春有星孛于

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

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

接也猶言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

還鄧展曰音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

居胥山廼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兩軍戰士死者數

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如

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到

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

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此紀為誤也師

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天

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半兩錢行

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師古曰猶狡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呂下至乘

從者帛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蠻夷錦各

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音于具反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

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師古曰於廟初作誥服虔曰誥

書諸誥也李斐曰今較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

輕多姦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一馬直二十萬是為農傷

而末衆謂工商也末又禁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

之也文穎曰兼井者食禄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

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

故改幣呂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稽諸往古制宜

於今師古曰稽考廢期有月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

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三月至今今年而山澤之民未諭師

四月暮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呂

導之未明與讀曰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

執呂侵蒸庶邪孟康曰虔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

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

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幾也

何紛然其擾也擾煩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師古曰褚大也存問鰥寡廢疾無官自振業者貨與之師

行音下更反士戴反諭三老孝弟呂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

所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朕嘉賢者樂知其入

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

分別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

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

有所呂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呂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

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

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

翟下獄死

師古曰莊青翟

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

以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

三月大雨雪

師古曰音于具反

夏大水關東

餓死者百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師古曰遠近如

一為是為仁也不憚艱難是為義也

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

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

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

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臣聞

師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

吏民有振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不輸稅令民得告言以半與之正月

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

師古曰音于具反關東郡國十餘飢

人相食常山王薨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月甲

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睪上蘇林曰睪音誰如淳曰睪者河

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睪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睪

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睪者以其形高起

如人尻睪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鄴音與

蔡同彼鄉人呼蔡音如誰故轉而為睪字耳故漢舊儀云

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真州祠在汾陰汾

陰本真州地也周時乃分為真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

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廼得尊子嘉其封嘉為

周子南君其後有子南周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

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

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

公建武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

以為周後故摠言周子南君贊遂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

稱君且言嘉已下皆呂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

姓姬氏著在史傳

馬主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

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

旁後馬玩習久之代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

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塞曲作寶鼎天馬之歌立

之塞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

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陝也

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

電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

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

又別詔曰朕自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

民師古曰民安也或飢寒故必祭后土呂祈豐年冀州隹壤廼

顯文鼎獲薦於朝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

注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

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

至也師古曰逸詩也望見泰一脩天文禮灼曰禮祭也晉

臣贊曰此年初祭泰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

天文從故曰脩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

禮之謂也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

三日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

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登穀成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丁酉

拜況于郊師古曰况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夏四

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

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師古曰鼃龜也墓關脚其色青音下蠅反蝦音遼

揚僕出豫章下湏水鄭氏曰湏音榿柱之禮師古曰蘇音是也

音文歸義越侯音反巽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巽

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音反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

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

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

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鼃水蟲之害張說

近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

謂之瀨師古曰瀨音賴皆將罪人江淮南樓船十萬人

越馳義侯遺越人也亦別將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柯

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番禺尉佗所九月列侯坐獻黃金

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

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

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瓊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

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樂通侯繁大坐誣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

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袍罕齊

曰袍音鉄罕音漢師古曰袍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

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

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族反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

聞南越破呂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內得

呂嘉首呂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

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呂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

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

之云鑊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鷄腸果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驩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

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定西南夷呂為

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孟康曰雋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

也竹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恭治竹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崐山本丹驪是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

王溫舒出會稽師古曰說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文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瓚曰浮沮井各在匈奴中

師古曰沮音子問反匈奴將軍趙破奴出合居臣瓚曰匈奴中令居千里

見匈奴傳師古曰今音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

置張掖敦煌郡師古曰音徒門反徙民居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

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

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

臣服師古曰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警焉

師古曰也音之汲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廼歸

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

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高也獲駮鹿見夏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夏禹

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

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登日親登嵩高

今此詔云塔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

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

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

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登禮罔不答

乘屬如晉二說也是也乘音食證反

言登禮於神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無不答應

室故以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

嵩師古曰謂之崇者示獨給祠復亡所與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

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

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

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

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

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降坐明堂天子瓚曰郊祀志初

下則有勝書秘語在郊祀志降坐明堂天子瓚曰郊祀志初

東北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處則此所詔曰朕曰眇身承至尊

細也眇微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音數尾反又音靡

故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

神遭天地况施天地神况賜也瑞應言著見景象層然

如有聞歲者三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

至于梁父然後升壇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

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太山上立封又自新嘉與士

禪而祭之莫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大夫更始其臣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

歷城梁父

鄭氏曰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賦師古曰逋賦未出

物貸音土而未還加年七十臣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

今年筭

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母賜天下

出筭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筭限也

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餘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自遼西歷

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

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

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在鄆城以南濮陽以

北廣百步命從臣將軍臣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

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

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

董卓悉錯以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

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

云高三十丈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

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應劭曰芝芝草

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上帝傳臨

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天也休

隔異之賜以此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户牛酒晉灼曰雲

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户牛酒陽甘泉黃

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境內故指稱其都則非謂天子之都也作芝房之歌秋作明

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

擊朝鮮水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又遣將軍郭昌中郎

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臣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

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

是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

臣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

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

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臚音

弋支反雲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左將軍荀

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

都邑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

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汧也師古曰回中

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

任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在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

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

或取安定回中為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解縣也

名耳非今所通道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自代而還幸河

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

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

曰中熟也。秋，臣匈奴弱，可遂臣服。廼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也。望祀虞舜于九嵕。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嵕山，在南郡，是也。

九嵕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嵕，九嵕在蒼梧，馮乘駭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疑音疑。

其山九峯，形勢相登，瀾天柱山。應劭曰：瀾音若，瀾南嶽，霍以故曰九嵕山。

瀾天柱山，在瀾縣南，有祠，瀾音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

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

人，能吞舟，船千里。李斐曰：船，後持掩，也。船前頭刺

音也。師古曰：船，音盧。薄從陽而出。師古曰：薄音千，松反。作盛唐，從

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

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祀高祖于明堂，呂

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夏四

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

與集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神會大海之神。合泰山。師古曰：集江

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

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

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

察六條，所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察六條，所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音徒

計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師古曰負俗謂被世譏論

夫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要後通

弛之士

見斥逐者也師古曰弛發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

廢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

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

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備茂

茂美也師古曰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師古曰絕遠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

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

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

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

為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臣下賜天下

有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

胡將軍郭昌將巨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

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行幸泰山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

月禮高里

伏儼曰山名在秦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

也字則為蓬蒿之高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

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高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府此

謬陸士衡尚不況其餘乎今流俗祠后土東臨勃海望

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

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夏五月正歷臣正月為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上

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不足五

字者以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地名因所征

以名將軍也師古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

師將軍李廣利張晏曰貳師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師古

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城名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師古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麴師古曰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臘音接

臘伏儼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貍虎屬常以

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貍臘

之祭也師古續漢書作驅劉臘劉義各通夏四月詔曰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

里高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臣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

馬師古曰籍者總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破奴應劭曰浚稽

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鷄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

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間應

曰石間山在太山下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

城石門郭即徐所築城師古曰柶音周西北至盧胸服虔

柶音周西北至盧胸服虔

柶音周西北至盧胸服虔

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師古曰古曰張說是也胸音劬

悅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

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

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曰作西極

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躡堅利

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蓋

謂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臣給關吏

卒食此謂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臣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頗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

少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

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後七月

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

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

也匈奴謂天為祁連山巨夷及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

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

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

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秘祝殺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

行禁已下

姓巫璜於道大搜臣璜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渠黎六國中祠祭者耳

使使來獻臣贊曰渠黎西域胡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敦等阻山攻城

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

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刺史郡守

旨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

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推酒酤如淳曰應劭曰縣官自酤推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

渡水曰推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推獨取

禁閉其事曰推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

酤音工護反義音是也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遷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瘞地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

於例反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

門大守坐畏懦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留儒者要斬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張晏曰

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城有市籍五父及勇敢士遣貳

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扞將軍

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師古曰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

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

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闢為昌邑王孟康曰闢音博晉灼

許慎以為肩

購秋九月令死罪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大始元年應劭曰言盡緣天下春正月因杆將軍赦有罪

要斬徙郡國吏民豪禁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

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摠使徙豪禁也師古曰

武帝時未夏六月赦天下有雲陵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

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巨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

黃金師古曰見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巨協瑞

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蹠以協

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是則

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蹠金甚精好而形製巧
奴了反因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

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

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曰孟康

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成山其音同登之果

祠地理志東萊縣有之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

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因

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閭夏

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祠神人于交門

宮應劭曰琅邪縣有交門仙人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師古

有神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作交門

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

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群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邑中

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

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

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

門索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漢帝

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

非也索音十一月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

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

皇后或之女也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廣韓

說使者師古曰擊將軍韓說也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

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

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

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

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魏州開鄉湖城二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

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

商立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城至

浚稽山師古曰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

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

釐下獄要斬妻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釐亦坐與二師將軍謀立

昌邑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情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師古曰雍狀風之勝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也二者石之數

海應劭曰齊臨縣也師古曰案地理志應說是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

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至博

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

見群鶴留止臣不羅用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

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自六月御史大夫商立成有

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侍中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
曰磾音反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盤屋
五柞宮晉灼曰盤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乙丑

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丁卯帝崩于
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

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
家謂諸子雜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遂疇咨海內舉

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
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

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
三代之風師古曰三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

儉巨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
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武帝紀第六

昭帝紀第七

班固

漢書七

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劾

武帝少子也母曰

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妾也仔美稱也故以名宮

本以有奇

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

及生帝亦奇

異

文穎曰十月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曰廣陵

王習行驕嫚

師古曰行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

其曰病疾

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

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

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

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共

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

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

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

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

太后起雲陵文穎曰捷仔先葬於雲陽冬匈奴入朔方殺

叅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師古曰行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謂地

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

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

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

胡駕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

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

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益封燕王

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

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

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

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

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

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反也有司請河內屬冀州

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秋七月赦天下賜民

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

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充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

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

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為此官今持節行郡國師古

音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

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母在位者

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師古曰長樂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

其下並同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

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

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為官職者

調音徒約反
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

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赦天下辭

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夏六月皇后見高廟

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即更宗室錢

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

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流庸謂去

庸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師古曰流庸謂去

師諸官府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

縱死罪弃市師古曰縱謂容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

師古曰夏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

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太宛馬死略

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

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

孟說馬弩關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

師古曰樂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

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

明文類曰賈疏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書能通曉之也晉

師古曰帶自謂通保傅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帶自謂

能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二

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詹耳真番郡師古

曰詹耳本南越地貞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

擊益州師古曰廣明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

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

昭帝務本神未不與移中監蘇武蘇林曰移音移藏名也

天下爭利故罷之

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漢曰核而雅唐曰前使匈奴

留單于庭十九歲廼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如漢曰

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上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賜

錢百萬夏天雲不得舉火律謂不當占租者家長身各

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如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身自

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贖錢將官也師古曰

蓋武帝時賦錢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賣酒升四錢

以邊塞關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

鈎町侯毋波服虔曰鈎音左傳射兩物之軌應劭曰町音

是也師古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母

波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北下東長公主共養勞

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母嗣國

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

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

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

官職之事鄧展曰開來韓福等不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襲祠以中

牢師古曰率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不葬一襲武都氏

人反師古曰氏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頰侯韓古曰姓

也龍頤漢書本或作維字功臣侯表云高壯侯韓續當
 子謝封龍頤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詔第子增
 紹封龍頤侯而荀悅漢紀龍頤皆為頤字崔浩曰頤音維
 今河間龍頤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
 通矣誥音交反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
 之蘇林曰是時太常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
 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
 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
 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
 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
 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
 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覺其詐
 燕王上書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失之覺其詐
 後有讒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

音之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盡心語在燕王霍光傳
 欲反

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

大夫桑弘羊皆數巨邪枉干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大

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

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孫姓也賂遺長公主丁

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服虔曰外

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共謀令長公主

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送毋道故稻

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以告大司

農敞師古曰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以聞丞

農敞師古曰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以聞丞

相徵事任官手捕斬桀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草據屬也如淳曰時官以時事召待詔

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

古曰張丞相少吏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丞

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吏秩四百石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

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

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族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今廼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

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

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誑

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

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六月

赦天下詔曰朕聞百姓未瞻師古曰瞻足也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及苑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呂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師其令郡

國毋歛今年馬口錢如淳曰往時有馬口出歛錢今三輔

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講陵別治其賦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

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生師古曰僵僵也謂樹枯死僵罷中牟苑賦貧民師古曰

師古曰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

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廩所積也廩穀所振入使使者振困之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

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牛後丞相御史復開有所請今初自上所與與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翻稅耳夏四月少府徐

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

曰當度遼水往擊之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

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見于高廟

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

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二歲至十四出口賦錢入二十三二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

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

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

人皆直也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

在成邊之調不可入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

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

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

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

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下倍於古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令天下

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天下

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千秋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

明友前以羗騎校尉將羗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

復率擊武都反氏令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既斬

口也傳其封明友為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

節而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關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

文廟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

六日成師古曰率領五校之士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

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轅音料德

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二千戶賜錢二十萬黃金

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四師古曰夏大旱六月發三

輔及郡國惡少年更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如淳曰告者為人所告也劾者

為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

牂牁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王訢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

穀賊傷農師古曰穀少是為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曰減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

故與三賦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桓復犯塞

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

急官師古曰謂官減外繇師古曰繇耕桑者益蠶而百姓未

能家給師古曰給是為家給也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

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

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

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六月壬申葬平陵

元之後凡十三年改元改元六月壬申葬平陵

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

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

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風雷之異成王既見

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盞上官逆

事見血詩及周書大誥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

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

反減讀為減省之減息師古曰繇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

乎

昭帝紀第七

竹書紀年

卷一

一



